



夜坐寂寞苦

◎陶晓跃

项斯的成名完全是因为时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国子祭酒杨敬之的提携。杨敬之的《赠项斯》“几度见诗诗总好，及观标格过于诗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项斯”，曾广为流传。

就诗而言，不过尔尔，可诗中对后辈的奖掖，情真意切。杨敬之“不藏人善”，且“到处逢人”揄扬，自为之而自道之，所体现的古道热肠，让人由衷敬佩。难怪“说项”这一典故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《唐诗纪事》记载，因了杨敬之的“说项”，项斯“未几，诗达长安，明年擢上第”。“诗达长安”何等荣耀，可既往更多的时日，项斯只能自己舔舐伤口。项斯有一首《落第后寄江南亲友》：“古巷槐阴合，愁多昼掩扉。独存过江马，强拂看花衣。送客心先醉，寻僧夜不归。龙钟易惆怅，莫遣寄书稀。”

诗人的落魄苦闷、伤怀惆怅以及强颜作态袒露无遗，诗中流泻的凄婉之情让人心碎。

项斯闻名之前，多隐居山中。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说他那时在山峰下修筑草屋，与超脱尘世的僧人来往，随心所欲、不拘形迹，头上戴着苔藓做成的花环，身上披着鹤羽制成的外衣，倚靠在松树荫下，枕着白净的石头，喝着清澈的泉水，一边吟诗一边推敲。

《山行》是项斯居山中时的名篇：“青枥林深亦有人，一渠流水数家分。山当日午回峰影，草带泥痕过鹿群。蒸茗气从茅舍出，缲丝声隔竹篱闻。行逢卖药归来客，不惜相随入岛云。”

枥林蔚然，闪烁人影；溪水清澈，分流人家；日午时分，峰映水中；野草泥痕，群鹿竞奔；茅舍炊烟，蒸茗香散；缲丝声声，竹篱相闻。诗移步换景，多层面展示了山中清幽的物象，让人心旷神怡。难怪诗人走着走着与卖药归来的老者邂逅，便随着他一起迈入烟雾茫茫的深山岛云。诗人谢绝仕途、心甘情愿归隐山林之心思，也就大白于天下。

项斯还有一首《题令狐处士溪居》：“白发已过半，无心离此溪。病尝山药遍，贫起草堂低。为月窗从破，因诗壁重泥。近来常夜坐，寂寞与僧齐。”

诗写令狐处士溪居的生活情形：衰老、多病、贫穷、寂寞。应该说这才是绝大多数隐居者最为真实的生活状态。诗中虽也有“月”，可“为月窗从破”；也有“诗”，可“因诗壁重泥”。那些诗意化的、理想化的隐居生活，只不过是诗人们试图摆脱现实的一厢情愿罢了。

项斯进士及第时，已年过五十，就在他被授为丹徒县尉的职务不久便驾鹤而去。

《唐才子传》里说项斯“晚污一名，殊屈清致”，说他晚年为了世俗的功名玷污了一生隐士逸者的风范，很是委屈了自己清高的志趣。

不知项斯地下有知，该作何种解释。



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13)

托马斯·麦肯齐 绘

骑马是追不上魔法的速度的。



彼美淑令：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

罗新 主编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所收11篇文章都是利用新出土志，加上其他类型的石刻史料和传统文献史料，尽力描摹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，讲述一个个具体的女性故事，不同社会阶层、不同人生际遇的女性故事合起来，力图展现一个不同以往的北朝历史画卷。

赞美闲散

[英]伯特兰·罗素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本书展现了罗素对个人和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及其广博的学识。罗素强烈反对现代社会人们的超负荷工作，他认为，人类要过上幸福生活并实现全部潜能，不是通过更努力或更聪明的工作来实现的，而是通过利用闲暇的非凡力量。

行者拉班·扫马的收集与爱情

广奈著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作者模仿卡尔维诺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（此书是马可·波罗向忽必烈讲述游历的55个城市），以元朝人拉班·扫马的名义，在诸多看不见的城市中进行游历，寻找文学形态，与文学史上的作家、作品进行对话，表达了自己对文学、爱情与人生的理解。

可能的世界

杨潇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2010—2019年这十年，是中国人与中国护照真正拥抱世界的十年。作者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又一个现场，从时事、人文、历史、地理等多个维度，探讨我们如何学会与过去相处、如何面对历史的内爆与偶然，如何探索与思考一个可能的世界。

巴金在讲话中引用古典

◎乔治

《陶庵回忆录》里记巴金曾给作者两句忠告：“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”，“过则不(勿)惮改”。这虽是两句常见的古语，但从巴金口中说出却不同寻常。近日偶翻旧书，见到一篇黄秋耘访谈录《文学路上六十年》。其中谈及巴金，也举了他引用古典的例子。

据黄秋耘回忆，1984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参加国际笔会，巴金作了发言，说到要反对核战争，引用了“葵丘会盟”的典故。有一位日

本女记者听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私下向他询问。黄秋耘解释说，春秋时期，齐桓公召集黄河边好几个相邻国家的诸侯聚会于葵丘，大家商定一个公约，以后不能用黄河水去淹邻国的国土。巴金用这个事例说明，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，如果能共同签订一个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条约，那也很好。

巴金在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，即《核时代的文学——



周作人打赤膊(二)

◎归学农

1949年1月26日，周作人自南京老虎桥监狱被保释，衣食无着，出处未定，并不重返北平，而是到了上海，“食宿于尤炳忻君家的，住在一楼上，夏天赤膊而坐，有人来访披上一件白布短衫，挥芭蕉扇以驱热”。此时的周作人有粗细两柄芭蕉扇，粗者购于6月8日，因前两日“天气忽热，有80°F(26.7°C)以上”；细者购于7月12日，此后气温逐日提高，到了7月21日，已然高达90°F(32.2°C)。据来访者之一的金性尧所见，“我进去时，他正赤膊赤脚躺在床上”，热度可想而知，“随即穿上白布短衫”，至于“赤膊的原因当是由于发胖怕热”。在三年前，黄裳来到“老虎桥边‘看’知堂”，形容“他穿了府绸短衫裤，浅蓝袜子，青布鞋，光头，瘦削”。出狱不久便发起胖来了，难怪乎陶亢德说道，“尤君家是大家庭，供养这位先生是否阖第欢迎，颇成疑问。但看他的样子，即像怡然自得”。心宽体胖，自然之理；畏热赤背，也就不免了。

周作人在上海福德里的尤家“白吃白住，有198天，直至8月15日这才回到北京”，当时“对于政治前景毫不摸底，生怕冒失失回八道湾，会给仍住在那里家属添麻烦”，又在北平太仆寺街的尤家寄居两月乃归。叶淑穗前往八道湾，“来开门的是一位戴着眼镜、中等身材、长圆脸，留着一字胡，身穿背心的老人，我们推断这位可能就是周作人，可是开门的人，听说我们是找周作人的，紧接着就说，他在后边住。由于和周作人是初次见面，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就往后走，再敲门，他们回答说，周作人就住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。我们只得转回去再敲门。来开门的还是这位老人，不同的是穿上了整齐的上衣”。叶淑穗因而认为“此人颇讲礼仪”，实则何尝不是周作人自认为不合于美术而“难看”了呢？假如周作人也“肢体匀称，筋肉发达”，或许就另当别论了。



我们为什么写作》。讲稿初刊于1984年5月16日《文汇报》，后作为附录，收入《随想录》之五《无题集》。文中并没有关于葵丘会盟的字句，不知何故？

至于黄秋耘的叙述，细节如此具体，他还由此留下“巴金读了不少古书，对一些古典的东西还是喜欢”的印象，不像是误记。或许是原稿中有，正式发表时删掉了。抑或是巴金在另一次非正式场合中说的，也未可知。